

# 分身乏术

□李红红

“我这一辈子，没一个人需要你，你说是不是很悲哀？”

蒋程的文友老鲁离婚了，隔三差五就要拽着他喝一杯。老鲁父母早逝，三十年的婚姻里，妻子的心里一直装着另外一个人，儿子呢，从上大学离家到今天远渡重洋，已经有十年了。

蒋程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他不善言辞，一辈子的爱好就是写文章。“还是你有福气，谁都离不开你。”老鲁总是很羡慕。

“都有难处，一个人……也挺好。”

老鲁苦笑了一下，骑上车走了。

秋风乍起，蒋程望着老鲁的背影，伸手理了理早已稀疏的头发，转身往家走。

回到家，妻子正在洗床单被罩，女儿则挺着肚子坐在沙发上看手机。

妻子瞪他一眼：“不记得孩子今天回家吃饭啊？”

他还真是忘了，今天周五，是女儿女婿每周回家吃饭的日子。“对不起对不起，人家非叫着去吃饭。”

女儿眼睛没离手机，“我爸脑

子里哪有这些，习惯了。”

女婿从厨房走出来，笑呵呵地说：“爸，我们给您和妈妈报了个海南团，下礼拜就走，您二老好好休息休息。”

蒋程愣了一下，女儿抬眼见他没吭声，小声道：“好不容易奶奶去了我姑那里，您还不陪陪我妈？”

“行，那就去吧。”蒋程没再说什么，回了卧室，他看见床单换了新的，妻子的枕头被子也搬了回来。八年前，他老妈瘫在了床上，把他和妻子的生活完全改变了。那时蒋程54岁，搞了半辈子工程技术的他刚刚被领导批准从总工程师的位子上退下来，谋了个“顾问”的闲职，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和妻子喜欢看电视不同，蒋程一直喜欢写作，年轻时阴错阳差搞了技术，可写作这团火一直在他心里烧着，有点空闲他就想坐下来写点什么，可这么多年下来，自己的时间太少了，虽然也能偶尔发表几篇文章，但离他写作中长篇小说并发表在省级刊物上的目标还差得太远，所以当了“顾问”之后，他可是美了几十天，发誓要把多年为家庭、事业、孩子忙碌而失去的写作时间补回来。但就在这时，老太太得了“脑梗”，

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刚得知这一消息时，蒋程的脑子“嗡”地一下，既是心疼老太太，心底里也有深深的失落——他又被拴住了。

出了院，因为老太太日夜离不开人，他只得和老太太睡在大床上，让妻子睡到另一个房间。忙工作那些年，他经常要在项目上蹲点，脑子里也没有“过日子”这件事，家务和孩子基本全甩给了妻子，他本来答应妻子要在退下来之后带她出国去玩玩——她还没过飞机呢！可现在，这也遥遥无期了。要说妻子真是无可挑剔，每天给老太太擦洗、换衣服、洗衣服、熬粥做面片儿，从没抱怨过什么。有那么几次，蒋程看到妻子听别人讲述旅行见闻时那种羡慕的目光，都禁不住心怀愧疚。他跟她道歉，妻子也没怪他，只是垂下眼帘说：“你心里有数就行。”“有数、有数。”蒋程忙不迭地应着：“总有一天，我要陪你出去看看。”

两年前，蒋程自己受不了了——他每天要擦桌扫地、买菜洗碗、推着老太太出去晒太阳，还隔三差五要到医院拿药，听着都是小事，但足以把他的时光填得满满的，他总觉得身上绑着块钢板，怎

么着都不得轻松。他把妹妹叫来，告诉她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只是隔俩礼拜拎点水果过来而已，他需要她每年至少跟他分担一个月。妹妹一脸为难，说家里没地方，蒋程一辈子好脾气，可这次不肯妥协。终于，妹妹答应每年接走一个月。

去年，老太太被接走后，蒋程可是高兴了几天，他舒舒服服地睡了个囫囵觉，就拿起了纸笔。妻子也搬回了卧室，晚上俩人依偎着聊天，享受着久违的轻松之感。

但第五天，俩人就吵了一架。起因是妻子要他陪着一起看电视，他则想在房间里写作。“以前不陪着我也就算了，现在好不容易有空了，你还是不理我！”妻子嚷起来。

“怎么不理你了？”蒋程有点懵：“我不就是想写点东西吗？”

“已经让你闷在屋里写了几天了，你还想写多少？写到老太太回来？”

蒋程不吭声了。

过了几天，女儿回来了，说报了个去苏杭的旅行团，全家一起去。

“不去，我不去，我……”蒋程下意识地把头一扭。

“爸！我妈一直想去苏杭，你不是不知道，再说，咱们一家也好多年没一起出去过了！”

“我刚开始写一部小说……”

蒋程话没说完，妻子突然就暴怒起来，吓了蒋程一大跳——他从来没见过她怒成这样。“你爱去不去！”妻子就像一座沉默了多年的火山一夕爆发，吼得全楼都能听到，“以后你跟你妈和你的小说过吧！咱们明天就去离婚！”说罢，她三步并两步走到蒋程的书桌前，把桌上所有的书本、纸张全都抛在地上：“这么多年了，我对你妈怎么样？你怎么就不该对我好点？我为你们一家三代当牛做马了一辈子！以后你们爱怎么过怎么过，我再也伺候不了！”说完，她蹲在地上呜呜哭了起来，声里充满了委屈：“你有什么数？你的良心让狗吃了……”

妻子的白发在灯光下格外显眼，她的头发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白的呢？

几天之后，蒋程乖乖地去了苏杭。这次，他知道他也会踏上去年海南的旅程，尽管他好不容易把一篇中篇小说挤出了线，正是心气满满的时候。而三个月后，他就要做姥爷了，那时他会更加忙碌。“唉，”蒋程望着桌上的一堆稿纸，想起了老鲁的苦笑，他摇摇头，叹口气，不禁也苦笑起来。

## 戒指

□杨乙

## 姐妹

□李学英

我知道，我不是母亲亲生的。在我三岁那年，是母亲从孤儿院领养了我。尽管我不是母亲生的，母亲却视我如己出。我也知道，母亲一生未婚。可是，我一直不明白，没结过婚的母亲为何左手的无名指上会一直戴着戒指，银的。

小时候，我不曾问，长大了，明事理了，我问过母亲：是否有过深爱的人？母亲却是长久沉默后的答非所问：每个人，来这世上，都是在历劫，历不同的劫。我想知道母亲的故事，再问，母亲却不再言语。我也曾给母亲买过戒指，黄金、白金、彩金的都有，但母亲从未佩戴。我从没见过母亲取下过她的银戒指。唯有一次，是母亲的手术。术前，医生交代要把戒指取下。记得那回，进手术室前，母亲没交代啥，却一再叮嘱我要收好它。当母亲术后醒来，第一句话是：我的戒指呢？我不知道，那

在众多姐妹里，小丽自小就与相差两个月的堂姐最合得来。

一日，堂姐愁容满面地摸着肚子告诉小丽说：“我又怀上了。第一胎已经是女孩，我婆婆说了，这一胎要是还是女孩，就非得打掉不可，说是家里本就没钱，不能养‘赔钱货’。”小丽叹了口气，微笑着说：“别怕，有我呢。”

几个月后，堂姐做完产检，嚎哭着跑进小丽家嚷嚷道：“小丽快救我，他们要拉我去打胎，我怕。”刚说完，堂姐夫一家便赶到了。小丽看堂姐紧紧地攥在怀里，冲着堂姐夫一家瞪着眼，大声地喝道：“不许你们拉我姐去打胎。”堂姐夫说：“这‘赔钱货’不打掉难道你养啊？”小丽瞅一眼鼻涕眼泪糊了一脸的堂姐，咬咬牙道：“养就养！将来这闺女就是我干闺女，有我一口吃的，决不会落下她的。”堂姐夫一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勉强答应了下来。

一段时间过去，正在厂里上班的小丽突然接到堂姐打来的电话：“我肚子疼，可能是要生了，可你姐夫不肯送我去医院，说家里没钱生‘赔钱货’。”小丽一听，赶紧上财务室预支了一个月的工钱，拿着钱风驰电掣地赶往堂姐家……堂姐顺利地生下女儿后，紧紧地握着小丽的手，流着泪说：“还好有你。你真是我们母女俩的救命恩人。只是，这以后……”小丽轻轻地抚摸着婴儿的小脸蛋说：“放心，有我呢。反正我也只有一个儿子，加上这个闺女，正好是个好字。”

为了堂姐在婆家不受欺负，小丽隔三差五地，大包小包地给干闺女送吃的穿的玩的，临走前还当着堂姐夫一家的面把钱放在茶几上说：“这是给俺干闺女的。”

孩子牙牙学语时，堂姐抱着孩子来到小丽家说：“这闺女长得特快，衣服都不合适了，你借点钱给我，我给她重新置几件去。”小丽笑着从口袋里掏出钱来，说：“你的闺女就是我的闺女，谈什么借呀！”然后将钱塞进堂姐的衣兜里说，“拿去，给俺闺女置几身新衣。”堂姐牵起她的手说：“谢

枚银戒指，到底有着怎样的来历和故事，会让母亲如此在意。一次次从死神手里逃出的母亲，这回，终是不行了。母亲把我叫至床前，缓缓取下手中戒指，交于我，说她走后可以给我、给孩子留个念想。我鼻子发酸，强忍眼泪。“妈，让它陪着您吧。”我心里想的是：在母亲心里，一定住着一个人，这人一定与这戒指有关。或许，在另一个世界里，这戒指能帮母亲。我希望一辈子没结过婚的母亲能拥有爱情，拥有婚姻。

“不了，我走时，别让我带走……这辈子的债，我已还了……”床上的母亲，如被寒风刮落的枯枝，只是一眼，便叫人心疼至极。

母亲走了。送母亲走的时候，我手心紧紧攥着母亲留下的银戒指。我不知道，是该把戒指留下，还是把它戴回母亲的无名指上，让它陪着母亲去……

谢谢你小丽，有你真好。”堂姐眼中蓄着泪还想说些什么，小丽边装鬼脸逗孩子玩，边打着呵呵说：“谁叫咱是打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呀！”

隔了没多久，堂姐抱着孩子又过来说：“闺女她大爷要娶媳妇，我想跟你借点钱给她送点彩礼去。”小丽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但还是掏出钱来说：“闺女的大爷就是我的大爷，拿去。”堂姐笑嘻嘻地拿了钱，匆匆地走了。

几天后，堂姐又抱着孩子上小丽家：“闺女她表哥满月，请我们一家去吃满月席，我想跟你借点钱好买点礼物当手信。”小丽说：“这小孩子满月随便去哪个喜得了，哪还得买礼物？”堂姐答：“带点手信终归好些，你干闺女也有面子。”小丽好了顿，摸了摸口袋说：“哎哟！我钱包呢？”小丽一边找一边说，“可能刚刚下班走得太急，给落在厂里了。”堂姐说：“哦，这样啊！那那你找到了再说。”堂姐边说边起身往外走，小丽说：“姐，这不是还早着吗，坐一会再走吧，咱姐妹俩好像已经很久没坐一块好好聊聊了。”堂姐扯着嘴角说：“不了，我还有事呢。”

第二天，小丽攥着钱来到堂姐家，刚好撞见堂姐抱着闺女跟几个邻居站在屋外说话，她刚想上前打招呼，堂姐的声音率先飘进了耳房：“哎！你们家那亲戚既然肯帮忙，你就知足吧，哪像我那个堂妹小丽，当初我是死活不想生下我这闺女的，是她说自己只有一个儿子，加在一起刚好是个好字，硬是怂恿我生下来，还认做了干闺女，说什么只要有她一口吃的，肯定不会少了我闺女的，可结果呢？自打我这闺女生下来后，她就像打发乞丐似的，偶尔给点她家儿子玩过不要了的玩具，或者给点小钱意思一下而已，跟她借点钱她还找各种借口不肯借……”正说得尽兴的堂姐，在邻居的暗示下回过头来一瞧，顿时窘红了脸，“小、小丽，你什么时候来了？”

小丽走过去，在孩子的额头亲了一口，将手里的钱塞进她的手里，眼里闪着泪花，脸上带着微笑，缓缓地转身，脚步轻盈地走了。

## 和你一起去看海

□黄丽萍

我和宁宁约好了，春节一起去看海。

宁宁喜欢看海。她说，大海，多美啊！她的眼睛，犹如披着阳光在风中摇曳的大海，波光粼粼。

我曾问她，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她说，和你一起去看海。她望着我时，眼睛深邃如海。

虽然离大海只有一百多公里，但我们已经一年多没有到海边走走了。有时我闲了，她要工作；她难得休息，我又在加班。时间总是调不到一块。有一次好不容易调在一起，但在去海边的路上，宁宁突然接到岳父患急病的电话，我们立刻取消行程，调转头，马不停蹄往回赶。

我是爸妈唯一的儿子，她亦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往年春节，我们是不离家的。但这次，双方父母都鼓动我们利用共同的假期，一起去看海。他们的眼神意味深长，我好好好地聊聊了。”堂姐扯着嘴角说：“不了，我还有事呢。”

第二天，小丽攥着钱来到堂姐家，刚好撞见堂姐抱着闺女跟几个邻居站在屋外说话，她刚想上前打招呼，堂姐的声音率先飘进了耳房：“哎！你们家那亲戚既然肯帮忙，你就知足吧，哪像我那个堂妹小丽，当初我是死活不想生下我这闺女的，是她说自己只有一个儿子，加在一起刚好是个好字，硬是怂恿我生下来，还认做了干闺女，说什么只要有她一口吃的，肯定不会少了我闺女的，可结果呢？自打我这闺女生下来后，她就像打发乞丐似的，偶尔给点她家儿子玩过不要了的玩具，或者给点小钱意思一下而已，跟她借点钱她还找各种借口不肯借……”正说得尽兴的堂姐，在邻居的暗示下回过头来一瞧，顿时窘红了脸，“小、小丽，你什么时候来了？”

小丽走过去，在孩子的额头亲了一口，将手里的钱塞进她的手里，眼里闪着泪花，脸上带着微笑，缓缓地转身，脚步轻盈地走了。

为了更好地与大海亲密接触，我们决定在海边住一晚。我像个无头苍蝇在几个房间里转来转去，不知道先收拾什么才好。

感冒药要带吧？晚上海风大。我习惯了凡事都要请示宁宁。

嗯。宁宁躺在沙发上，睡眼惺忪，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

百草油要用吧？春天蚊子最多了。

嗯。

暖水袋呢？万一你肚子凉。

嗯。

面包呢？你会不会肚子饿？

嗯。

要不要多带一件大衣？

嗯。

床单被子，换洗的衣服，牙膏牙刷，毛巾，肥皂，洗发水，沐浴露，一次性马桶垫，洗手液，消毒液……对了，拖鞋，呃，还有水杯，雨傘。我挠着头，翻来覆去地絮絮叨叨，口中念念有词。

哎，好啰嗦，你要把整个家都搬走吗？宁宁的眉头皱出好几道横七竖八的波浪。

咱开车呢。怕啥。

等你收拾好，太阳都下山了，我屁股都在沙发上发芽了。

没办法。谁让你有职业病，从来不用酒店的东西，马桶都要消三遍毒，东西不多才怪！好了，出发！我把收纳箱盖好，站起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准备出发。

这时，母亲走过来。儿子，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我愣了一下，凑到母亲的耳边小声嘀咕道，不好吧，我们小别胜新婚，跟度蜜月差不多，哪有儿子儿媳度蜜月，婆婆还跟去的？我倒无所谓了，您不怕宁宁嫌弃？

我不放心你们。再说，宁宁比你懂事多了，哪会怪我；不像你，臭小子！母亲重重地拍了我一下。

好吧。我努力笑了一下。因为一眼瞟到母亲鬓边的白发，我实在不忍拒绝。

也许太久没去海边了，开了导航，我还是错过了高速路口，该下的时候没下，不该下的时候又下了，兜了个

大圈。到达海边时，已是黄昏。

夕阳西下，大海换上了金色的婚纱，准备再一次嫁给晚霞。顽皮的晚风吹来，哗……哗……哗……一层一层地掀起海洋巨大的裙摆。我坐在沙滩上，闭上眼睛感受到海风吹拂着头发，眼前仿佛看到宁宁和母亲掀起裤管，提着鞋，尽情踏浪，耳畔传来了阵阵笑语。

晚上，月华如水，倾泻而下。宁宁游过来，轻轻地靠在我肩上。我们坐在礁石上，静静地看海。每一阵风来，我们都感受到海的内心激动，汹涌澎湃。

月光下的宁宁，披着薄薄的轻纱，缥缈如蝉翼，眼中尽是柔情。当年，追求她的人这么多，却只有我这个憨土豆，咕嘟咕嘟误打误撞地滚进了她心里。岁月，可以是寒刀霜剑相逼，也可以是暖阳和风相送，摧残了我的面容，却没有在她身上留下痕迹，道是无情却有情。清辉如雨般飘洒，她依然是那朵温柔绽放的百合花。

这种感觉真好！海是活泼的，灵动的，这样坐着，看一整天也不腻。谢谢你，带我来看海。宁宁和着海涛，在我耳畔细语呢喃。我的眼眶一阵阵潮润。

儿啊……宁宁说过，想要留在大海里。夜已过半，母亲终于忍不住走过来提醒我。她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用力按了一下。

我依然恍如木雕石刻，一动不动。

母亲小心翼翼地打开盒盖，抓起一把，用力一扬，我的宁宁，在夜空中随风飘散。我的心，揪成一团，越揪越紧，紧到极点，又忽然崩开，也跟着随风飘散……飘散……飘散了，又紧紧地拧成一股，鼻子酸，呼吸越来越急促。

我颤抖着，从母亲手中将宁宁一把夺过，抖抖瑟瑟地盖上盒子。

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 妈妈不乖

□王又锋

## 白桦林的秋天

李昊天 / 摄

## 云淡风轻

□钟秀丽

退休了，前几个月很新鲜，她四处闲逛，省内省外、国内国外地跑。但是，总不能天天去旅游，最终总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过去上班时，没做多少事，突然就到了下班时间。现在她才发现，一天的时间真的很长。

要是他——孩子他爹，还在就好了。说说话，聊聊天，甚至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做也是极好的。可惜，他几年前出车祸走了。只有她一个人，家里太安静了，安静得让她心慌。

于是，她时不时给儿子打电话，没什么事，就是想和他说上几句，听听他的声音。但是，儿子在工作，总是聊不上两句，就会说：“妈，我忙着呢，没什么事，就挂了吧！”

儿子今年25岁，有着不错的工作，两年前执意搬出去了，住在公司附近的一个公寓里。她想劝他搬回来住，又想催他赶紧找个对象把婚结了，再生个白胖的孙子，她就有事做了。

周五，她打电话给他：“你明儿过来啊，妈给你做好吃的！”

他来了，她问一句，他答一句。她不问，他就一直在那刷手机。就这一个宝贝儿子，她不忍心责备，只好静静地看着他玩手机。第二个周末也是如此。第三个周末，她打算不让他刷手机，不料他居然不来了。

她又打电话给他，他却说：“妈，有什么话，你电话里说吧，不用非得过去。”

她终于发火了，很生气地说：“儿子，妈老了，妈需要人陪伴呀！”

“需要陪伴？好，明天给你惊喜。”

她听了开心极了，儿子还是很孝顺的嘛！她开始期盼第二天的到来，猜想儿子会给自己什么惊喜。

兴奋了一夜，儿子来了。

“妈，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儿子递过来一个白色的纸盒。

她接过来，一脸诧异：“是什么呀？”

“哎呀，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你准会喜欢！”

居然是一个平板电脑！她被儿子搞懵了，给我这玩意干吗？

“妈，这是最新款，最高级的平板电脑，功能多，又不伤眼睛……”儿子有点小兴奋，又有点像在表功。

没等他说完，她急不可待地打断了：“儿子，妈需要的是陪伴，你给这个干什么？”

儿子看着她生气的样子，也生气了，居然冒出了一句：“妈妈，不乖！”

她顿时呆住了，这句话，儿子十多年前也说过一次。

她记起来了。那时儿子六七岁，充满了好奇，也对她充满了依赖。

“妈妈，天为什么是蓝色的呀？”儿子拉着她的袖子问，她正在想次日单位的一件事，于是不耐烦地说：“宝，给你手机，你自己查答案吧！”

“妈妈，能给我讲个故事吗？”躺在床上的儿子，见她起身要走连忙忙说。他急着去追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就把电脑给儿子打开，“这上面的故事可多了，你自己看吧！”

“妈妈，不是说好的，今天陪我去科技馆吗？”她要出门，儿子一脸失望地拉着她问。老公加班，同事约了她参加一个饭局，现在她要出门。她摸了摸儿子的脑袋说：“宝，爸爸妈妈都忙，下周再陪你，你和奶奶在家看电视吧！”

关门的时候，她听到儿子充满怨气地对拉着他的奶奶说：“奶奶，妈妈不乖！”

“妈妈不乖”她喃喃地念到，突然悲从中来，两行清泪在脸颊上流淌。

张三气呼呼地从办公室出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冒汗的额头更显得锃光发亮了。头顶云淡风轻，阳光正艳。他举起手来正想抹掉额前的汗，从天而降的一大片法国梧桐叶子不偏不倚地击中他一毛不长的头顶，刺得他头皮疼。他三下五除二，用力把那片讨厌的梧桐叶子撕得稀巴烂，往地上一扔，准备狠狠地踩上两脚，一些叶的碎末却偏偏不遂他愿，便是向前飘出好几步远，让他踩在水泥板上的脚底咯得生疼。这是什么世道啊！他嘴里呼出的气都快冒烟了。

刚才在办公室，同事们对单位工作群里的发的评优评先结果评头论足。来这个单位都快十年了，评优评先的好事从未砸中过他，总是在他头顶轻轻飘过。他在单位里虽说不上出类拔萃，却也兢兢业业，踏实肯干，中规中矩，从不得罪人，也从不做出格的事。同事们喝茶聊天时，他就坐在一边看报纸，偶尔插上一两句不痒不痛的话。他身上唯一能够让同事们寻开心的，只有他那日渐锃光发亮的头顶。每次同事们拿这个说事，他便呵呵干笑两声，再把报纸举过头顶算是云淡风轻地飘过。但他背地里买了不少增发发生发保健品用品来吃来用，恐怕谁也不想。

今天这么倒霉都得怨家里的妇人家，他嘴上嘟囔着。早上出门的时候，她就在耳边唠叨个不停，说什么十几年都没评优，全是因为自己那张秃顶，还说什么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喝。他听不过朝她瞪了一眼，她迎上前又顶了一句，瞪什么瞪，这本来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一大早上说了两个秃字，一点都不忌讳，真是太不把他放在眼里了。难怪今年又没评上，还诸事不顺，都怨死八婆的那张臭嘴，说什么秃。呸呸呸！他不禁朝地上吐了几口。

中午小憩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顶着一头浓密的头发走进领导办公室喝茶。不知是被他的浓密头发吓到了还是没料到他的突然出现，领导一脸惊讶地望着他，手脚哆嗦地招呼他喝茶，吞吞吐吐地说，本来今年你是可以评优的，但考虑到李四明年就退休了，只能先照顾他。未了，还特别亲切地走上前拍拍他的肩膀，明年一定能评上。继续努力，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他激动地握着领导的手，正准备说出一些感谢的话时，突然刮起一阵风，一头浓发从他头顶脱落，飘至空中，他拼命地追逐着，却怎么也够不着，醒来一身大汗。

从梦中醒来，他决定下午唐突一回，去领导办公室喝茶。